

往事如昨

犹记当年种红薯

林新忠

我的小学老师中有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叫刘同英。她一米六的个头,一身朴素的装束,说话声音温柔可亲,从不打骂学生。我小学前三年荒废了,到了四年级,刘老师开始教我们,我的成绩才一天天地好起来。到了五年级的年终考试,我竟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由此,在小学的老师中,我对刘老师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

小学毕业后,我很少再见到刘老师。之前她一直生活在村子里,前几年才跟女儿住到了烟台,当时我也正好在烟台照顾孙子。去年教师节之前,我带着妻子和孙子一起去看望了刘老师。

久未相见,青丝已经花白,可那张永远漾着微笑的脸庞依旧如故。刘老师紧紧拉着我的手,热情地招呼我在沙发落座,又递水果又递糖,中午还留

我们在她那里吃饭。孙子太小,在屋里到处乱跑,动这儿动那儿,刘老师的脸却像笑开了一朵花儿似的,口里连连说着“没事,小孩子就是要这样才是。”那天,我把自己作的一首词《临江仙·榆山忆赠恩师刘同英先生》,请朋友写成书法装裱好送给刘老师。刘老师让女儿女婿打开,我们一边读词,一边回忆着五十年前的往事。词中有这么几句:榆山小河春汛涨,柳荫书声曾闻。独执教鞭铸梦魂,拓荒种薯黍,负薪暖寒门。

读到“拓荒种薯黍”,我们就说起了当年刘老师带我们开荒种田之事。我不记得我们学校其他班级是否开过荒种过地,我想开荒之事应该是刘老师的创举吧!

那年春天,我们扛着镐头、铁锹,跟着刘老师来到村西的一片荒山,每人选一块地方开荒。开荒不是个简单的事,

是《一双绣花鞋》,一本是《绿色尸体》,她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读给我们听。一听要给我们读小说,可乐坏了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每天都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刘老师平时讲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讲故事时她也声情并茂,老揪着我们的心走。读到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她会故意放慢语速,接着又突然加快节奏,全班同学都屏住呼吸,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老师高高低低、绘声绘色地讲述。

如今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些惊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有时我想,后来我之所以喜欢写点东西,与当初刘老师课外阅读的引导有很大关系。

那时,学校条件简陋。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桌子就是两边用砖块或泥块垫起来,上面铺一块木板,四五个人挤在一块木板上上课。凳子是矮矮的长板凳,能坐好几个人。教室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扫地前要把地上洒上水,要不一扫起来满屋尘土飞扬。到了四、五年级条件好些,我们用上了新课桌。可教室却还是已有很多年岁的旧屋,共有四间,其中三间用作教室,最后面一间被一道厚厚的泥墙隔开,里面堆放着我们冬天生炉子用的松木。

竞赛,虽然成绩不太理想,可是刘老师天天为我们补课的身影却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至今难忘。

那时,我家里刚买了一辆自行车。在农村,自行车还不普及,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有了自行车,我就开始学骑车。可人太小,还够不到座位。我就让父亲在后车座上绑根木棍,腿伸在车大梁下面,歪着身子学会了骑车。有一天,我们班的水舀子坏了,需要去离我们村七八里路的水头供销社买。老师在班上一说,我们几个会骑车的都举手想去为班里买。我举手说那条路我最熟,去姥姥家都要走那条路,我知道供销社在哪里。

那地方荆棘丛生,多年没人开垦,再加上春旱,一镐头下去,根本刨不起多少泥土。那时,我们才十一二岁,力气小,干一会儿就累得瘫坐在地上。刘老师见状在一旁给我们鼓劲打气。几天下来,终于有了田地的模样。地里种什么由我们自己决定,有的种玉米,有的种黄豆,我则种了红薯。

那一年天旱,再加上我们选的地方在一片树林间,见不到多少太阳,所以没收成多少。其实收成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学种庄稼。晚上,妈妈把我种的红薯煮给我们吃。吃着自己种的红薯心里美滋滋的,可甜了。后来,刘老师让我们把开荒种地的过程写下来。以前我写作文打怵,总不知道怎么下笔,那一次的作文我写得很充实,还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

这些松木是刘老师带我们去村前的榆山上砍的。砍树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榆山离村五六里地,看着不是很远,一路上却要上埂下坡,道路坑坑洼洼的。男同学每人推一辆独轮小推车,早晨出发,自带午饭,到傍晚才能赶回。刘老师虽是个女同志,可砍树、推车样样行。她教我们砍树要从坡上砍,让树往山下倒。推车,她教我们要俯下身子弯下腰,一鼓作气才能爬上坡。到了最陡的“五岔口”大埂,她把我们的车头系上绳子,一辆一辆帮我们拉上坡。木头到了学校,还要用剁刀、斧头劈成短条,刚好可以放进炉子里。那个盛木头的小屋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屋木材。由于多年失修,与教室隔开的墙壁已经松动,甚至我们用手推它一下,它便会来回颤动。装上木头,被满屋的木头一撑,墙壁就有些倾斜。这些我们都没在意。

谁料有一天,那堵墙壁突然“轰”的一声倒了。当时正好是课间,我们都在院子里活动。听到声响,我们跑回教室,看到满屋泥土滚滚。还没等尘土散去,刘老师就匆匆赶来,当时也不知道屋里有没有人,她一边喊班长集合清点人数,一边在坍塌下的废墟中搜寻。万幸,我们都安然无事。

没想到刘老师果真选择了我,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去水头,走沿河的路又平又近,可那年夏天发大水,路不通。我就从南面翻山骑车而去。路比原来远了许多,也难走了许多,可我却斜歪着身子蹬得浑身是劲。遗憾的是供销社没有轻便的铝制舀子,只有又大又沉又不好看的洋白铁舀子。我想不论什么样,买回来再说,总不能白跑一趟。回来以后,同学们看到那笨拙的舀子都捂着嘴笑,可刘老师看了却夸奖说:“回来得挺快呀!舀子挺好,挺结实!”得到老师的表扬和肯定,我心里美滋滋的。

胶东风物

铁民村有棵千年古槐树

撰文/供图 孙景璞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铁民村原名曹村李家,1945年为纪念在平南山上村(今平度市山上村)战役中牺牲的原胶东军区南海十五团政治部主任李铁民同志而命名铁民村。该村有一棵全烟台市树龄最长的古槐树,距今已有1100多年,使这个英雄村的名气就更大了。

据报道,烟台市已有1068棵古树挂牌保护,其中莱州市有80棵。烟台市千年以上的古树只有两棵,第一棵就是莱州市文峰路街道铁民村的这棵1100多年的槐树;第二棵是福山区的1000年的银杏树。

笔者近期专程去观赏了铁民村的这棵古树。它在东西大街的北侧,树干高约8米,胸径约1.5米,树头有8条粗壮的枝桠。右侧两根粗壮的枝桠根部有一个通透的碗口大的圆洞,就像是这棵树的右眼。整个树干和枝桠苍劲有力,生机勃勃,树冠笼罩面积有200多平方米。

村民为了保护这棵宝树,在树根周围筑上了一圈八角形的栅栏,竖起了8根高约3米的铁杆来支撑那些粗壮的老树桠。

树的背面(北侧)可以清晰地看到树干中部已经空洞无物,可以容纳四五个人站立其中。整棵主干正是靠这个大半卷像书一样的老树皮来支撑着,像敞开的两扇大门在迎接贵宾。若不是目睹这奇特的现象,你一定不会相信一棵古树还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

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国宝”“有生命的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科学、景观及经济价值,保护古树名木,人人有责。铁民村的村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这棵古树进行了精心管理和保护,应该为他们点赞。

这棵古树不但是铁民村的一宝,也是莱州市和烟台市的一宝。我们都应该好好爱护它,让它永葆活力。